

让违规者“坐不住”奢华办公室

刘晶瑶

能割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让人们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更容易引发群众的质疑,如此豪华的办公楼,建设过程中到底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血汗,是否有人从中牟取了“不义之财”?

因此中央先后出台“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通知”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正是直击问题要害,将清退“豪华官衙”作为转变作风,清退“官衙”心态、特权思想的先行军。

查询以往的制度性规定就会发现,根据200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正职办公室使用面积20平方米、副职12平方米,其直属机关科级干部9平方米,科级以下6平方米。而此轮清退超标办公用房

时,一个突出的怪象却是“级别越低、领导办公室越阔”。一些乡镇领导办公室面积超标,并配备会客室、小会议室,乃至卧室、淋浴房,楼内还有健身房、娱乐室。显然,有些地方方的“芝麻官”,手中掌握的权力并不“芝麻”,而心中的“特权思想”更是远远超越了头上乌纱帽的分量。

因此,面对国家集中开展的清理腾退超标办公用房专项行动,不少地方出现避风头、走过场的心理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不首先清除领导的特权,不树立起长效机制遏制“第四公”的泛滥,难免地方上在应对专项整治行动时,阳奉阴违、下有对策。有鉴于此,应当定期“晒晒”楼堂馆所清退的成果,引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对超标面积限期

腾退或没收、拍卖。而且,要从源头上堵住地方财政预算的漏洞,从根本上掐断兴建“豪华官衙”的资金来源。

要遏制清退“超标办公用房”中形式主义抬头的倾向。针对这种“应付式”清理,首先要纠正官员的错误认识,让他们意识到改革的长期性、规定的长效性。其次,各地要在落实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台细则,根据实际情况,落实对退出办公用房的合理使用。

要真正让清理见到实效,就必须对阳奉阴违者有效运用“制度+问责”的处理措施,让违规者在豪华办公室里“坐不住”,让清理出来的办公用房物尽其用,让群众看到改革的决心与力度。

新民随笔

生育心事

高兴

昨天有条新闻也许很多人都看到了:说的一个失独老人,六十岁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生下一对双胞胎,创下中国高龄产妇的生育纪录。如今孩子们已经四岁,老夫妇从最初老来得子的兴奋,转变成现在为生活奔波的艰辛之中。当然,还有更多问题在等待着他们。

“失独老人”是中国计划生育国策进行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特定人群。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特殊人群也越来越受人关注。

除了失独老人外,张艺谋超生罚巨款与放开“单独二胎”,也成为最近大家议论的焦点。

其实,自从有了计划生育后,围绕它的话题一直没有离开我们。说白了,人生育与人说话一样,都是挺主观的一项人类自然活动,现在给它加了一副“枷锁”,一些不同意见自然难以避免。

怎么说话,大有讲究。但我觉得,从讲话人的状态与舒适度来说,最重要的是碰到讲话投机的人以及一种讲话不受拘束的环境。生育,也一样,最重要的是找对一同生育的人,以及生育时的愉快心情。找对人,找对了感觉,那孩子再调皮,也是“调皮的爱的结晶”,否则,“讨债鬼”前面加什么褒义词,都意义不大。

之所以说这些,我是想说我们的一些有关民生的政策制定,在保证科学性与严密性的前提下,在具体实施中,更要注重人性化操作。像昨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开新闻发布会说,三个省已经实施“单独两孩”,九个省市启动“单独两孩”准备工作。许多网友为此质疑,“为何不能一块儿推出”“生育政策实施有先后,这其中又将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民生问题是大问题,不能让老百姓一直有心事,更不能因为久拖未决,让他们的心事变成了心病。

走出信息过量的焦虑

权威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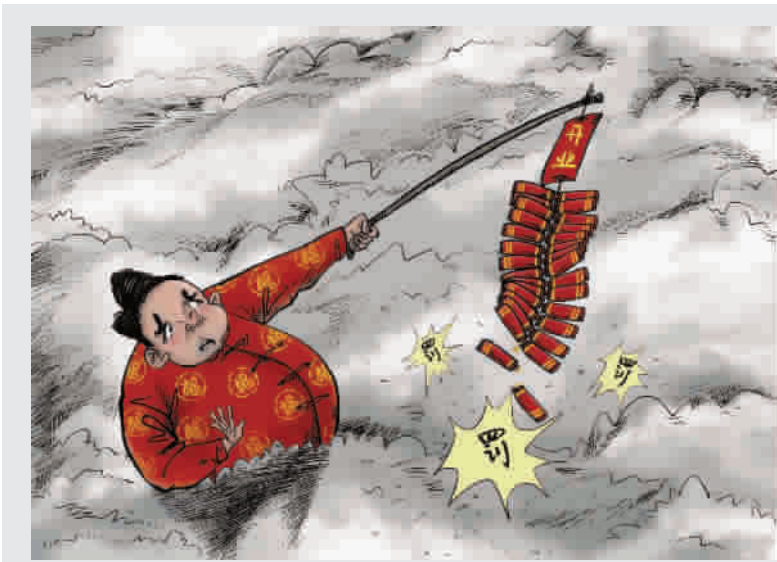
互联网给人类太多便利、速度与效能,但也应注意到,它还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信息爆炸,信息过量,也可能会对青年人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年我们生活条件普遍比以前好了,但焦虑也多了。这是为什么?除去我们通常想到或者议论到的那些看得见的原因,比如社会转型、市场化等等,恐怕也有信息过量的原因。起码

可以断定,信息过量,总是来不及过滤、处理,信息流就如同大海波涛一样不断丛集、翻滚、冲击人们,这可能会产生很大问题,包括社会心理问题。特别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现在很随意,真真假假,鱼龙混杂,某些负面的东西,可以无限放大。这些每天都在缠绕冲击人们,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心态。

面对信息过量现象,年轻人要有自觉,那就是通过学习让自己具备一点信息传媒素养。知道现代信息传播的规律,既要接受它,又要

看穿它,不是被动面对,不是被裹挟。要培养自己的“定力”,包括应对和过滤复杂过量信息的能力,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规律、以不变应万变的眼光,还有平常心。自己有些“定力”,才不至于完全被信息爆炸的旋流所裹挟,才能在没完没了的各种“现实冲击”面前保持清醒,不“愤青”,不抱怨,也不“九斤老太”,不随波逐流,沉下心来,尽量挤出自己发展的空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实在的事情。(温儒敏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开张大「罚」

商铺开张放鞭炮,雾霾烟尘空气糟。本为吉利讨彩头,环保罚单跑不掉。春节期间,武汉严禁在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可还是有人放「开门红」讨彩头。据悉,三十四人因违规燃放鞭炮受处罚。

孺子牛画

自由谭

元宵节都快到了,不少人告别家乡的父母家人,踏上返城工作之路。每年春节,都是一次“乡愁”的汇聚和沉淀,伴随年味淡去,这份乡愁也将被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冲淡,如此周而复始。

“乡愁”是什么?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感,寄托于家乡的山水草木,连结着儿时的乡音乡情。而最浓的乡愁,还是那份深重的亲情。

在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的视角中,“乡愁”在不断演变。手机、视频、微信时代,使得“天涯若比邻”,亲人之间不必忍受见不着、听不见、徒思念的愁苦;但“若比邻”毕竟只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天涯”仍是那个“天涯”。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许许多多家庭的形态发生变化——城里的小白领和远方的父母,进城务工的夫妻和留守农村的子女老人,分离成为常态,相聚变得珍稀,城镇化带来发展的欢欣,也留下乡愁的牵绊。

粗放式发展的城镇化、一些城市的大拆大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环境和生态,也忽略了人们所需要的精神慰藉和文化润泽。当家乡的绿水青山不在,当“赶农民上楼”引发诸多无奈与不满,乡愁也开始变得荒芜。正因此,去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一些精彩表述——“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空间上的阻隔带来了乡愁,而待团圆的节日到来,那些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不远千里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围炉夜话过后,又有另一种“乡愁”产生。这份乡愁,来自城里人与乡里人、儿辈与父辈之间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碰撞,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在手机终端流传着一个段子,“过年了,各路白领回到聊城、长治、驻马店,名字也从薇薇安、辛迪、玛格丽特叫回了二丫、三妮、招娣……”经过城市化的浸润,“二丫”已经习惯用“薇薇安”的视角来审视世情。面对长辈“逼婚”、“逼生子”、“逼生二胎”,聆听乡亲

问买房、问收入,问这问那,传统乡俗与观念让“二丫”们尴尬又无奈,甚至心生逃离之念。今年春节,网上此类吐槽尤甚。

乡愁,如何安放?又该如何演进?这是个厚重话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保留中国田园的风貌,守护好青山绿水,就是对乡愁的保护。城镇化应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需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城镇和乡村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体两翼,所以要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的结构痼疾,让更多目光关注乡村建设,更多资源向乡村投入,让城镇和乡村在物质与精神文化层面得以共同发展。由此,才能逐渐消弭阻隔,才能融化乡愁。

新民新语

让天上的雷劈死我吧

孙佳音

“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由北平迁往重庆的喜剧剧团的一名编剧前往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将自己新创作的剧本呈交戏剧审查科刚调任的审查官审查。然而刚从前线负伤归来的审查官,厌恶戏剧,而且剧本本身更是不可救药……”郑重合上用黄色丝带装订的米色珠光纸折页,坐在黑压压的观众里等待一场交锋。

“让天上的雷劈死我吧!”编剧向审查官展示剧团团长的招牌台词,配上如冰僵硬滑稽的肢体动作,全场的第一个爆笑点不期而至。这九个字之后又反复出现了很多次,每次都有笑声。在原作里这个梗翻译过来是“裤衩失礼了”,前边是“裤衩”这样的大白话,后边用了一个敬语,很日本人的幽默。是的,《喜剧的忧伤》来到中国之前,早已蜚声世界。这出日本剧作家三谷幸喜1996年写就的对子戏,七年前就被欧洲老牌剧团看中,改编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泰晤士报》称赞其为“当今世界上最高级的喜剧”。

所幸,改编进入中国,同样不辱名声。《喜剧的忧伤》是北京人艺第二部“两个人的大剧场作品”,前一次的《洋麻将》是在1985年,完成演出的是于之、朱琳两位表演艺术家。想来,陈道明也曾忐忑非常,两年半前首演的时候,他中途倒了两杯水,吃了两次“螺蛳”,抽了三根烟,清了大约四五次嗓子,但见惯世面的北京观众仍对他的表演褒以肯定,“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

我想我也看到了陈道明英挺的背脊,和他不容置喙的眼神;我还看到了两位主演六次返场,向观众鞠躬致谢。已经值回票价和等待。隆隆的掌声里,“真的有那么好看吗?”旁边的阿姨怯怯地问我。“这是一场表演盛宴”,我套用表演指导宋丹丹的话敷衍她,但其实我并不知道,陈道明的表演方式是否合适,导演徐昂的本土化改编中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商榷,人比戏大又到底对不对……

走出剧场,我忽而想起,《雷雨》里四凤也说过“让天上的雷劈死我吧”。从剧情饱满、论人物合理,我都更钟情曹禺先生80年前所写的那一出故事。